

王西楼与陈大声并为南曲之冠

□ 肖维琪

高邮民间歇后语称：“王西楼嫁女儿——话（画）多银子少”，说的是明代高邮有一个画家王西楼，嫁女儿用自己的画作陪嫁，以讽刺那些口惠而实不至的人。其实，王西楼的画若是放在今天，绝对能卖个好价钱。我要说的是，王西楼不仅是画家，更是著名的散曲家，与陈大声并为南曲之冠。

正史无传的两位曲坛霸主

王磐（约公元 1455—1529 年 后），字鸿渐，号西楼，高邮人。正史传不详。生平资料主要来自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王世贞《艺苑卮言》和王骥德《曲律》等古籍。《万历扬州府志》有小传：

“王磐，字鸿渐，高邮人。有隼才，好读书，洒落不凡，恶诸生之拘挛，弃之。纵情山水诗画间，尤善音律，度曲清丽。每风月佳胜，则丝竹觞咏，彻夜忘倦。性好楼居，构楼于城西僻地，坐卧其中，幅巾藜杖，飘然若神仙。一时名重海内，多愿与纳交。所著有《西楼乐府》《野菜谱》《西楼律诗》等集。”

王磐的生活年代，《尧山堂外纪》有云：“正德初，邮守好事，令再张灯，王西楼有曲云：（词略）。”又云：“储柴墟、庄定山与善。”储、庄为正德间进士。又云：“正德间，阉寺当权……西楼有《朝天子·咏喇叭》一首云：（词略）。”可见正德间，王磐声名已显，年龄当已不小。《康熙扬州府志》载：“王磐……著《西楼乐府》，工题赠，善谐谑。与金陵陈大声并为南曲之冠。诗律流丽，有《西楼集》。”与《高邮州志》所载大致相同。

王磐多才多艺，他的外甥张守中《西楼先生乐府序》介绍：“翁生富室，独厌绮丽之习，雅好古文词。家于城西，有楼三楹，日与名流谈咏其间……既而艺日精，家日窘。翁怡然不以为意，逍遥乎宇宙，徜徉乎山水，出其金石之声，寄兴于烟云水月之外，洋洋焉不知老之将至……翁琴、奕、诗、画咸精，不特长于词学而已。”

王磐散曲集《西楼乐府》，存小令 65 套 9。内容多为“徜徉乎山水”“寄兴于烟云”，风格则“兼得乔（吉）、张（可久）之趣，其丽也不仅工雅，兼能出奇；其清也潇疏放逸，且好为游戏谐谑之作，而不用康（海）、冯（惟敏）两派之粗豪，一以精细出之。”（《散曲理论·派别》）

另一位正史无传的陈铎（约公元 1460—约 1521 年），字大声，号秋碧，七一居士。生平资料散见明清人诸笔记杂谈、曲话、词话中。《康熙江宁府志》称：

“陈铎，字大声。世袭指挥，豪爽多气节。经、传、子、史，无不淹贯。妙解音律，有《秋碧乐府》《犁云寄傲》《公余漫兴》行于世。”

《民国邳县志补》云：“陈铎，字大声。邳州（今江苏邳县）人。睢宁伯文之曾孙，都督政之孙。世袭指挥。风流倜傥，以乐府名于世。寓居金陵，第南有秋碧轩、七一居，精洁绝尘，通人胜流过从谈宴。山水仿沈启南（沈周）。”

陈大声的著作，除前面提及的外，尚有《雪秀亭稿》《月香亭稿》《可斋乐府》《滑稽余韵》等，是散曲文学史上创作最丰富的曲家，现存散曲一千多首。其内容则包罗万象，无复拘限，归隐、闺情、市井奇事、畸人恶疾、花鸟虫鱼，乃至眼鼻口耳、手杖拖鞋，莫不是大声散曲创作的题材。其风格，除了无豪健苍莽气象、清雅、放旷、流丽、滑脱、俳谐、工巧、尖新，集于一身，而无论哪一格，大声均造其极。大声真是散曲史上的一个怪杰。

从“南北合腔”说到“南北分流（派）”

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明散曲，一代有一代杰出的文化成就。元、明散曲也有区别，一般说来，元代流行北曲，明代流行南曲。从北曲流行到南曲一统天下的过程，就是元明散曲的发展轨迹。

元至元三十年（公元 1293 年），郭守敬引昌平白浮泉及西山诸泉水为源，凿成通惠河。至此，南起杭州、北抵大都的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既保证了漕粮北运，又促进了南北文化大交流。长期以来，中国人特别喜爱用“南 X 北 X”这样的词组来总结和形容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代表项目，如木版年画“南有桃花坞，北有杨柳青”；刀剪制作“南有张小泉，北有王麻子”；园林艺术有“南秀北雄”；武术有“南拳北腿”；文学、绘画、书法、音乐、建筑等一切艺术，均有“南宗北宗”之分等等，这都是运河贯通以后的事。元明散曲的“南曲北曲”之分渠与交流只是这种文化现象的一个侧面。

曲坛中南北曲之分渠与南北曲之交流被合称为“南北合腔”。元代北曲侵入文坛，遂盛一代，致使南曲成为一条“暗流”；而到了元末明初，南曲侵入文坛趋势渐显，文人曲中遂有南曲一体。“南北合腔”从一开始就是以“南腔”唱“北调”的，换言之，北曲（曲牌）在这里已经“南化”了。到元末时，“南化”的风气更浓，周德清才搞出一部《中原音韵》，免得北曲被南人们“唱讹”，但作用不大。相反，改朝换代以后，大明王朝官方颁布了《洪武正韵》，虽然不是针对散曲制定的，但对北曲“南化”日益成为主导趋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导致了明中叶以后，曲坛终于渐成“南曲”一统天下。而这时，经过南北曲唱的互融和交汇，已进入昆腔的时代了。

北曲从鼎盛到退出曲坛大约经历了 180 年左右，在“南化”走过四分之三历程时正当明中叶，北曲已是强弩之末，南曲则是欣欣向荣，出现了明代散曲的第一次复兴。这次复兴最值得注意的倾向是南北曲分格的趋势和曲坛“南北二派”的形成。南北曲分格是明代散曲较元曲的新动向所在，虽然元后期已有迹象，而进一步的明朗化则是在明代显现的。“南北二派”指不同地域的曲家所体现的共同风格，这是一种“天然”的形成，而不是曲家在一一定的文学主张下有意识地结合。实际上，元代的散曲已有南北异派的迹象，明中叶散曲中的南北二派，只不过是这一传统现象的衍流而已。

北派散曲，以刚直豪放、质重沉雄为主导倾向。其突出代表为冯惟敏、康海、王九思、陈沂、常伦、李开先、王田次之。北派曲家多为士大夫而受絀者，故其散曲放宕换胸怀，然不涉“游戏”。诸家散曲，大多为怡情悦性的“志情”之作，即使“逍遥”于风花雪月，亦绝不涉淫滥。元散曲豪放一格的衣钵，此派传承最多。

南派散曲，则以清疏华滋、轻巧佚达为其特色。尤其是轻巧佚达一流，北派散曲中罕见其迹，南派中却每见其作。明中叶散曲题材驳杂、雅俗并举的现象主要便是由南派作家造成的。其突出代表为王磐、陈铎、杨慎、金銮、沈仕、唐寅、黄娥次之。南派曲家多为“不遇”之士和“颓下”之人。若王磐、陈铎、祝允明、唐寅等都不求仕进而颇有点玩世不恭。换言之，是帝王失聪和宦官弄权造就了一个“消沉”的文人群，散曲文学的再度勃兴，恰恰便是由这些文人造成的。

王西楼与陈大声并为南曲之冠

洪武建都南京（金陵），永乐迁都北京（大都），南京成了陪都。无论南京是首都还是陪都，这里都是南曲创作中心，其领军人物便是陈大声。而作为漕运中心城市之一的扬州，则是南曲的第二创作中心，其领军人物便是“维扬山人”王西楼。

明中叶散曲，总体上以北曲为主流。南派中的一些曲家，如陈大声，虽被誉为明中叶南曲作手之冠，但其所作北曲数量实远过南曲；被王骥德称为“北词第一”（《曲律·曲源第一》）的王磐，其《西楼乐府》全是北曲，怎样才能证明他们是“南曲之冠”呢？

王骥德《曲律·杂论》云：“近之为词者，北词则关汉康庆元对山（康海）、王太史汉陂（王九思），蜀则杨状元升庵（杨慎），金陵则陈太史石亭（陈沂）、胡太史秋宇（胡汝豪）、徐山人髯仙（徐

霖），山东则李尚宝伯华（李开先）、冯别驾海浮（冯惟敏），山西则常延评楼居（常伦），维扬则王山人西楼（王磐），济南则王邑佐舜耕（王田），吴中则杨仪部南峯（杨循吉）。……诸君子间作南调，则皆非当家也。南（曲）则金陵陈大声（陈铎）、金在衡（金銮），武林沈青门（沈仕），吴唐伯虎（唐寅）、祝希哲（祝允明）、梁伯龙（梁辰鱼），而陈、梁最著。”

王骥德这里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在总体上以北曲为主流的明中叶，同样是南派的领军人物，同样是所作北曲数量实远过南曲，王西楼被划入北词（曲），陈大声则被划入南（曲）。这一点证明了陈大声被誉为“南曲之冠”是没有疑问的；二是王西楼也“间作南调（曲）”，而且当时作南曲已形成风气，不止他一个。南派中专作南曲的是吴中作家群，如祝允明、文征明、唐寅、沈青门，今存散曲，均为南调，南曲文学的典型特征尤为明显。其他诸君，无论是北宗南派，均兼作南北曲，而北宗之南调，亦染北风；南派之北调，常沾南味。至于王西楼的南曲存与不存，可以待查，但他作过南曲，总归是事实。

王西楼既作过南曲，我们便可以进行评价，评价的标准有三：一是遣词造句，平仄声韵如何？二是题材内容，气势意韵如何？三是艺术境界，心音胸臆如何？至于其南曲不存，我们可以从前人的记载和论述中找到蛛丝马迹，从散曲史中找到评价的依据。例如李昌集先生 1991 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散曲史》（以下简称《散曲史》）是建国以来第一部中国散曲史研究专著。李先生是蜚声中外的词曲学大师任中敏教授的高足，任师亲自为该书题签，其权威性是无庸置疑的。

王西楼的南曲与“间作南调”的北派诸君比是最合南曲声韵的。南曲遣词用字唇齿音极多，而北曲正相反。李开先等北人对此可谓一窍不通，惟以北腔填南调，平仄声韵，往往离错，当然便“皆非当行”了。沈德符云：李开先创作南曲“生硬不谐，且不知南曲有入声，自以《中原音韵》叶之，以致吴依见诮。”（《顾曲杂言》）。在“间作南调”“皆非当行”诸君中，王西楼是最知南曲声韵的，因为他的乡音中就有入声。

王西楼的南曲与吴中作家群比，题材丰富，意韵生动。吴中作家群专写风情，格调则可分艳雅与滑丽二流。艳雅者婉媚温柔，华丽雍容；滑丽者谐巧流丽，轻松佚达。此派从散曲文学递嬗的意义上，实开明后期散曲之先声。王西楼散曲，首先以意韵胜，主体在自然风光，不染市井俗气。如果说，曲坛诸君为士夫流，虽求旷放，然雄心自在，豪气不灭，则王西楼为一介名士，根本无意，所谓“恶诸生之拘挛，弃之”，故能“洒落不凡”，将其心在大自然中悠游，“有心去与白鹭为邻，特意来为黄花做主”（《北[南吕]一枝花·村居》），是真话，不是故作清高，不是以之强泯心中之“志”的虚言。故王西楼善从大自然中取意，以大自然写心。王西楼又是画家，其散曲每每有画意，时人谓之“为古摩诘（王维）之流也”，即称其散曲取意淡泊而悠远，且“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是《散曲史》把王西楼与陈大声并为南派主要代表人物的理由之一。

王西楼的南曲与陈大声比，在声韵的技巧上与他旗鼓相当（或略逊一筹），而在作散曲的根本态度上差别很大。陈大声的根本态度只是为了娱乐，而不是表现自己的心音和胸臆。这就决定了其作散曲重形式美，散曲南北二体的分格，在陈大声的散曲中也得到了极充分的表现。相比之下，王西楼是明代散曲清逸华疏最出色的代表，其曲无北派散曲“曲味”浓，然其“曲味”却更含蓄，与晚明的“南词”一流有天壤之别。这是《散曲史》在排序上把王西楼列于陈大声之前（P643）的原因之一。

由此可见，把王西楼列为“南曲之冠”也是有道理的。《散曲史》正面引用了《康熙扬州府志》关于王西楼“与金陵陈大声并为‘南曲之冠’”的结论，并用自己的语言“陈大声与王磐被后世曲家列为‘南曲之冠’”（P656）肯定了这个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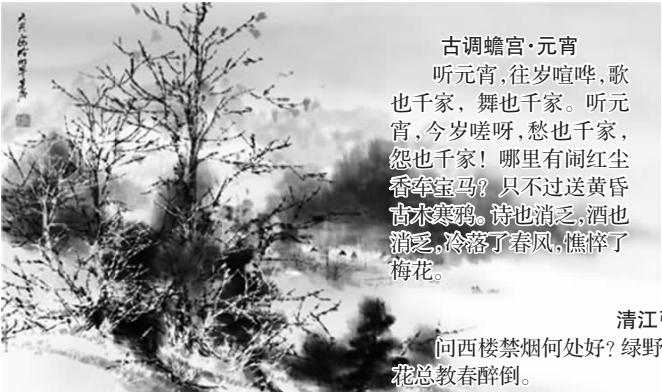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张云



为著名。小令《朝天子·咏喇叭》，借曲小腔大的官船喇叭为题，把正德年间擅权的宦官在运河沿岸鱼肉百姓的罪恶行径以及他们装腔作势的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将那些仗势欺人、强取豪夺、搜刮民脂民膏的腐败官吏以形象的手法展现出来。散套《[南吕]一枝花·久雪》，以大雪的逞威喻权贵的肆虐，并展示日出雪消的理想。他如《[南吕]一枝花·嘲转五方》讽刺迷信以及对一些生活琐事的歌咏，显示了他散曲题材比较宽广。其他的作品风格基本上是清丽精雅的，个别讽刺作品则较为豪辣；而《满庭芳·失鸡》《朝天子·瓶杏为鼠所啮》等，则以俳谐风趣为人所称道。

王磐，字鸿渐，号西楼。有隼才，好读书。著有《王西楼乐府》。散曲存小令 65 首，套曲 9 首，全属北曲。多庆节、赏花、记游等闲适之作。其咏物之作首首尖新，最

王磐作品欣赏



古调蟾宫·元宵

听元宵，往岁喧哗，歌也千家，舞也千家。听元宵，今岁嗟呀，愁也千家，怨也千家！哪里有闹红尘香车宝马？只不过送黄昏古木寒鸦。诗也消乏，酒也消乏，冷落了春风，憔悴了梅花。

清江引·清明日出游

问西楼禁烟何处好？绿野晴天道。马穿杨柳嘶，人倚秋千笑，探莺花总教春醉倒。

朝天子·咏喇叭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您抬身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那里去辨甚么真共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尽鹅飞罢。

朝天子·瓶杏为鼠所啮

斜插，杏花，当一幅横披画。毛诗中谁道鼠无牙？却怎生咬到了金瓶架？水流向床头，春拖在墙下。这情理宁甘罢！那里去告他，那里去诉他，也只索细数著猫儿骂。